



这个春天，

没有闻到兰花的香

■ 董玉洁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个春天，
没有闻到兰花的香

董玉洁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个春天, 没有闻到兰花的香/董玉洁著.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5622-3551-4

I. 这… II. 董…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9663 号

这个春天, 没有闻到兰花的香

作者: 董玉洁 ©

责任编辑: 吴兰芳 责任校对: 罗肖黄

封面设计: 何伶俐 编辑室: 文编室 电话: 027-67863220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瑜路 100 号

电话: 027-67863040 (发行部) 027-67861321 (邮购)

传真: 027-67863291

网址: <http://ccnup.com.cn>

电子信箱: hschs@public.wh.hb.cn

经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 钟祥市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督印: 章光琼

字数: 419 千字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4.5

版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定价: 29.8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我都写了些什么

(代序)

从1985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记下了几百万字的只言片语，连缀成几十万字的文章，陆续寄往各级报刊，微薄的稿费和更微薄的名声时断时续。

母亲煨的藕，面甜醇厚且不失原色，村里人说母亲会煨藕；母亲炒的花生米酥脆爽口，村里人说母亲会炒花生米；母亲熘的米豆腐金黄香嫩，村里人说母亲会熘米豆腐。母亲就编排了一桌子菜，想试试村里人会不会说她是个不错的厨师。

我就怀着这样一种不大好明说的念头将旧作遴选成册。

如果一定要自己来评价这本书的话，我只能说它真实。不是一章一节一句一字的真实，不是故事的真实，而是细节和思想比生活本身更真实，它真实地反映了我的写作心态和能力，真实地表达了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唯一自觉无愧的是，这些文章没有对任何人的临摹和抄袭，没有跟风学舌，没有无病呻吟，完全是一些我想写而又能写的文字，坦曾呕之心，现所沥之血。

有些文章十五年前就写下了，五年前才拿出来，但仍能在相当层次的刊物上发表，而且至今还被那些编辑、教师们转载着、讲解着，

这就足以宽慰我那些窗前孤灯的时光。

我的父母、姐弟、妻女、左邻右居们都知道，二十多年来，无论住在哪儿，我窗口的灯永远亮得顽强，永远在翌日凌晨才心犹不甘地熄灭。如果午夜之前我的窗口暗下了，那我一定是病了，而且不轻。

早上一梦醒来，第一个意识永远是：时间不早了、快来不及了！

二十多年来，一直觉得有一场高考在几个月后窥视着我。

当家人、朋友、同事、同学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也许他们可以理解我为什么不会打麻将、极少玩扑克，为什么我虽身居仕途官场却不肯周旋于觥筹交错、歌舞欢娱之中，为什么我常常一个人走得那么偏、那么远，为什么要呆得那么傻、那么久，为什么常常在喧嚣中独语，为什么突然从欢乐扑向痛苦，为什么眼神会在明亮与迷惘中徘徊，为什么会把一些大事忘得一干二净、会把一些小事记得刻骨铭心。

独坐窗前，时常拷问自己：为什么要那样贪婪地读、苦涩地想、傻傻地写？这个时代，这些都不是有利可图的事啊！

常常在乡野村落、在工厂车间、在街头巷尾钻进钻出，形形色色的人、酸甜苦辣的事，入眼、入耳、入怀、入心，太多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只能求教于书；书里没有令人信服的解说，不得不冥思苦想；思考的工具和结果都是语言，语言的汇聚与剪裁就成了篇章。

每次见到乡下父老那些黑瘦多皱的脸，总觉得他们有好多话要说，但没人替他们说，我就忍不住提起笔。于是，那些片段和细节就奔涌而出。

好友蔡兴荣说：“写作就是出汗。”思想在运动，有汗要出，吐著成文。好友陈庆丰说：“路不是走出来的，是搬出来的。”一块块石头搬下去，看似不可能的路就有了。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写的，也不知道真正的写作应该是怎样的，但我是这样的。

见闻、读书、思考、写作，绝不仅是为了著书立说，但现在毕竟

有了这不薄一册。我知道，人们大都不会一眼就相中这本书，但我坚信，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彻底忘掉这里所有的章节。

感谢父母妻儿兄弟姐妹同事领导同学邻里为我所做的一切，对我诸多不可理喻的言行的理喻，对我文字的尖刻乖张的宽容，对我的大笑和长泪的善意回应！

没有请人作序。如果一定要有序的话，我只能请我的父母、姑父姑母、舅舅舅妈和乡下的老隔壁来作，因为我的书只配请他们。可他们都在田间劳作，大多识字不够，或目不识丁，家父算是最有文化的了，但也不入名人之列。于是只好请他们说了些话，记于此，是为序。

听说我要出书了——

“我跟你校对！所有文章都收上去？”父亲是中学语文教师，退休后仍居乡下，样样农活都在行，秧插得特别直，像他的一笔好字。

“二十多万字是好多？有好重？”母亲只上过三年学，但我的文章念给她听，她能懂，而且懂得比我的构思还多。

“好、好！早该出了！”岳父是中学数学教师，退休后居城郊。总是笑着面对我、我的文章、我的进步。

“那些耕田打抄的文章也弄上去啊？”姑父初中毕业，能看懂我的大部分作品。我相当部分作品是以他能看懂为起码标准的，有时是最高标准。

“你的文章比所有人的都好！”一提到我，姑母就自豪，像极了生前的奶奶。

“打小我就知道明儿有出息！”舅舅放下肩上的犁头笑得合不拢嘴。舅舅老叫我的小名。无论我身居何处，只要舅舅一叫我小名，我就明白了自己该属于哪方水土。

“张美、张童好好跟你大舅舅学学！”姐姐对她的一双儿女说。为了供我读书，姐姐初中毕业就进了乡办企业做苦力，这段往事无论有多

老套都让人心酸。

“哪家出版社？印多少册？如何包装运作？”弟弟一手拨方向盘，一手接电话，CD唱机里流淌着美国乡村音乐。

“写我的文章要排在前头！我提了意见的文章要署上我的名字！”女儿12岁，比我20岁时见识的还多。她是唯一肯当面把我贬得一文不值的人。

“你的文章好多我已看不懂了，自叹不如、不敢称师啊，但我非常自豪！”我的小学老师，一个长于吹拉弹唱、做梦都想有架钢琴的汉子，在以民办教师身份执教21年之后，因为没能考取公办教师资格而被清退，沦落到大街上踩三轮车做苦力。那次我为女儿买钢琴请民工搬运时，和老师突然面对，师生的泪都禁不住了。

“一本书顶多少担谷啊？”苏大爷73岁了，身板硬朗，肩挑一百多斤的草头步落风起。

“你不是在当官么？还写书？”大财是我小学同学，现在种了五亩三分地，农闲时打鱼摸虾。

“写那些没用的东西干吗？特别是那些讽刺性的文章，千万不要再写了，不然，你的仕途算是到头了！”同在仕途的同学多次告诫我。

“好长时间没读到你的文章了。文艺作品嘛，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不违法不乱纪。时代太需要有人性化思想的年轻人了！”一方最高长官以令人吃惊的坦诚鼓励我。

妻子什么话都没说，从起心、策划到运作，她跑前跑后地忙着。

董玉洁

2007年11月

目 录

我都写了些什么（代序）

卷一

你吃什么·····	1
金鱼的死法·····	3
奶奶和 1953 年的诺贝尔奖 ·····	6
勾下的那些日子·····	9
有种感觉叫周末 ·····	13
排骨里的萝卜 ·····	15
春节，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活节 ·····	18
草原上的逻辑 ·····	20
抱鸡逸事 ·····	25
坐在一块古砖上漫想 ·····	30
玲儿，玲儿 ·····	35
我用过的那些笔 ·····	55
童年之伤 ·····	59
落在河里的毒箭 ·····	67
阳光照在左脸上 ·····	70

之最	75
是谁，在我女儿眼睛里抹上阴云	76
人与蚌	78
猫鼠之论	79
说螺道寡	81
宝珠笔的悖论	84
充满你的倒U形管	86
如果我是朱丽叶的父亲	88
信息时代，你会不会被信息所没	91
哎，时间	97
书中自有颜如玉.....	100
心灵窗口的玻璃.....	103
犯傻.....	107
父母面前.....	109
爱的故事.....	112
小脾气是你的脚趾甲.....	113
后院风景.....	115
他俩与他俩.....	116
婚姻如结.....	118
居家吃白菜.....	120
听泪.....	121
私生之错.....	123
酒盅里的爱情.....	125
听美国专家解析饺子.....	128
和为贵.....	130
夫妻轶事(五则).....	133

我把妻子的雨伞弄丢了·····	137
足下有冤·····	141
小女吃药·····	143
女儿的小灶·····	145
儿童节的眼泪·····	147
女儿不留面子·····	149
红红的唇·····	152
女儿的垃圾情结·····	155
也曾拯救大兵瑞恩·····	158
小女一路语惊人·····	162
女儿的舞姿·····	164
母亲嘴里说不出“分享”·····	167
妈妈们·····	169
奶奶会骂的·····	171
米茶·摊粑粑·铁蚕豆·····	172
菜中蟠龙·····	175
在大口等你·····	177
对于散文的守望·····	180

卷二

班会上的数学题·····	183
再次成功的实验·····	186
与鼠较量·····	188
孪生·····	189
三枚硬币·····	192

门口·····	195
这个春天，没有闻到兰花的香·····	197
施瓦辛格遇上一只野狗·····	199
人家欧洲·····	201
爷孙之间·····	204
挑剔·····	210
鸡食谷·····	211
家雀·····	212
狗与豹·····	214
人与猫·····	216
人与猴·····	219
关于鸡蛋的味道·····	219
心态·····	221
零售汽车·····	222
材料员轶事·····	224
茶杯的端法·····	226
那颗糖·····	227
母与女·····	230
真假之花·····	231
三·····	235
结果·····	237
生字·····	238
对话·····	239
神的故事·····	240
面包的故事·····	241
一道关于伟人的历史题·····	242

根·····	244
理论家的理论·····	246
递给你一枚果子·····	247
冲着糖果输赢·····	248
表弟的烦恼·····	250
倒在路上的行者·····	252
窗台上的异鸟·····	254
黑石子白石子·····	256
一个字的读法·····	257
两枚螺帽·····	259
物理学家下叉·····	262
奶奶的高度·····	264
金钱所不能换算的·····	265
认识一位富翁·····	267
长寿之诀·····	270
市场部的小刘和发展部的我·····	273
信任的力量·····	276
啼笑皆非的战争趣闻·····	278

卷三

我想你们·····	285
你抓住我的手了吗·····	288
战之歌·····	291
河的上游·····	294
打招呼·····	297

幸免·····	299
在刑警大队办公室里·····	303
黛玉之死·····	306
男人的方式·····	309
小镇的格调·····	313
不觉得，一点都不觉得·····	317
豁子的嘴·····	320
谁是流氓·····	323
都是流氓·····	325
“喂——”·····	326
职业习惯·····	329
按下重拨键·····	331
掌心里的红·····	334
第十粒扣眼·····	341
灵魂的审判·····	345
都记住了·····	353
打包西大衣·····	358
我晓得·····	362
情人节的玫瑰·····	365
鼾声十年·····	369
那晚的雷·····	371
惩戒·····	373
一角零票·····	375
团结的力量·····	378
“死亡之堡”的秘密·····	381
如虎添翼·····	387

卷四

杀谁吓谁·····	405
当心厨子·····	407
所能做的·····	410
没有阳光的春天·····	413
谁在自杀·····	416
城市上空的“三农”问题·····	419
素质教育，你的市场份额有多大·····	422

卷五

与庆丰抵膝·····	427
大街上的猫步·····	434
奢谈文学·····	446

卷 一

你 吃 什 么

婚后第三天我和妻便分居两地，在相隔百余里的各自单位吃食堂。

我所在单位一个小伙子有杆老铳，技术刚够打兔子。嘴里实在苦不过了，大伙儿就分担下小伙子的那份活儿，让他白天睡觉夜晚赶山。这样，偶尔便能有只野兔、山鸡什么的被他揣回来，偷偷地将全单位十来号饥民从白菜萝卜中刨出来搭救上一顿。

每逢此类奢侈，吃着吃着我就想起了新婚即别的妻那张因贫血而苍白的脸。妻所在的学校常常连红薯稀饭都接不上顿，而我时不时还能享用上一味山珍，有违同甘共苦的盟誓。

我在心里悄悄念叨：我的妻，她吃什么？

后来，我和妻先后进城又奔到了一巢安身之窝，日子慢慢有了起色，从贫寒中走过的妻也很会一分半文地算计着过日子。结婚纪念日那天，她竟出其不意地给我变出一小碗红薯垫底的粉蒸肉。

那肉，咬上一口，一股鲜香直往肚里钻。但我心里却幽幽地泛起一阵忧伤。我冥然自问：我的父母，他们吃什么？

几经周折，父母和女儿也都拢到了身边。此后好多年就再没回过乡下，偶尔在城里遇上昔日的乡亲，我刚想问问村里景况，可见他们连敬带畏地称我“书记”、“主任”，我心里一缩便什么也问不出了。

有天晚上，乡下一位昔日我叫五叔的邻居抱着小半袋红薯干寻上了门，把我们全家都激动了一下。我忙起身迎上去敬烟，还小时候那样脆溜响亮地叫了声“五叔”。五叔针刺了似的，满脸惊悸，没敢答应，也没敢接我的烟，嘴里嗫嚅着：“您……别这样叫……真不该来麻烦您，可实在是没法了……”五叔一口一个“您”，使我特别难受。五叔无辜受权势之欺，是来找我替他伸冤的。我满口应下，根本没掂量自己的能力有多大。

谁知第二天五叔竟给我拎来一只3斤多重的甲鱼，使我们全家都很吃了一惊。五叔一年挣不上一千块钱，却因为受了别人的欺负而花二三百块钱买了只甲鱼送我。我心里酸酸的、涩涩的、凉凉的，还有几分气恼，说什么也不肯收下。五叔怯怯地夹着肩，低扎着头不敢正视我，只是小声地说：“您……我也不晓得买什么好……也不晓得……”

父母说先收下再说，不收他心里不踏实；妻也说先收下吧，已经买了，叫他拎回去怎么办。五叔憨憨地笑了，搔搔头转身小心地下了楼去。

甲鱼蔫蔫的没多大精神了，父亲只好赶上一刀。晚饭，甲鱼被清炖得热气腾腾醇香四溢地端上桌。

女儿为这昂贵的稀罕物激动得手舞足蹈，迫不及待地把手里塞。

但，望着钵里随着热浪翻腾的甲鱼块，我的手竟沉重得怎么也提不起筷子。

我的心灵深处骤然响起雷鸣般的一声长问：

——我的父老乡亲啊，你们都吃什么？

金鱼的死法

养过好几次金鱼，有几条曾在我简陋的鱼缸里欢游达三年之久，但都未得善终，大多是幼年夭折，连算得上英年早逝的都少。对金鱼知之甚少，不敢言养，只能说死。

金鱼极少如其同类是被人剖腹精烹后填入人腹的，但它们同样极少有寿终正寝的福分，大凡被人类以爱的名义、宠的形式、玩的目的所伤。做鳄做蝎以人为敌无疑自取灭亡，做虎做蛇奋起反抗也只能死路一条，做人的宠物以人为伴又何尝能逃厄运？自从有了出类拔萃的物中灵长，地球就注定不会再有它田园诗般的安宁。

—

只要有鲜水，金鱼就无饿死之虞，但难免胀死之忧。

金鱼是鲫鱼的变种，彻头彻尾是人类驯育的结果。人类对其一贯的要求是美，只要美就行。所以用传统的审美眼光来看，金鱼不是真的，也谈不上善。自然这丝毫没错，我们不能苛求一种鱼完美地具备金鱼的彩艳、海豚的温良、鳄鱼的矫健善战。比起某些人，金鱼已算品质不俗了：美而不恶。金鱼以其独有的手段谋生，捕食能力被作为美的代价退化殆尽。不会捕，危机感便无时不在，它别无选择地必须抓住每一粒投向自己的食物。而人把食物精工细制得可口之极，成为